

「长篇小说」

王清平◎著

# 上位

在男人称霸的职场，女人有几分胜算？  
女人的成功上位，又有几人能参破个中玄机？



YZLI0890112514



中国书籍出版社

王清平◎著

# 上位

在男人称霸的世界里，女人有几分胜算？  
女人的成功上位，又有几人能参破个中玄机？



YZL10890112514

 中国书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上位 / 王清平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068-2639-6

I. ①上… II. ①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37713号

责任编辑 / 牧 人

选题策划 / 祁定江 王 哲

责任印制 /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 弘文馆·马顾本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 100073)

电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 本 /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19.25

字 数 / 220千字

版 次 /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 一、 顶头上司 / 001
- 二、 守望官阶 / 010
- 三、 亲切关怀 / 022
- 四、 局长离婚 / 030
- 五、 市长空虚 / 039
- 六、 博士当官 / 049
- 七、 官大当家 / 058
- 八、 暗生情愫 / 068
- 九、 险拖下水 / 078
- 十、 无耻黑客 / 086
- 十一、 绯闻缠身 / 092
- 十二、 内外交困 / 101
- 十三、 吃只苍蝇 / 109
- 十四、 明争暗斗 / 119
- 十五、 爱心大使 / 126
- 十六、 公开反目 / 134
- 十七、 退出官场 / 144
- 十八、 公然耍弄 / 152
- 十九、 争夺利用 / 160
- 二十、 体检结果 / 168

目 录  
Contents

- 二十一、收获离婚 / 175
- 二十二、修复亲情 / 181
- 二十三、腐败分子 / 189
- 二十四、没有自我 / 196
- 二十五、保命计划 / 202
- 二十六、爱如潮水 / 207
- 二十七、拼命保官 / 212
- 二十八、嫂子改嫁 / 219
- 二十九、清除异己 / 226
- 三十、失守实权 / 231
- 三十一、污染事件 / 237
- 三十二、谁背黑锅 / 244
- 三十三、妇联主席 / 252
- 三十四、救命稻草 / 260
- 三十五、再嫁嫁谁 / 268
- 三十六、政治婚姻 / 277
- 三十七、挺身而出 / 286
- 三十八、皆大欢喜 / 296

## 一、顶头上司

自从刘万里主政运河市，运河市官场就风生水起，波诡云谲。

刘万里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点子，改革创新高潮迭起，层出不穷。每个主意点子都点石成金，让受益者游鱼成龙，土鸡化凤。当然，每个主意点子更会摧枯拉朽，使受害者虎落平川，人死鬼丑。运河市成为刘万里改革创新的试验田。改革就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创新就是折腾。调整中有人吃肉，有人喝汤，有人却连骨头都啃不到。折腾里有人得道升天，有人跳了油锅，有人却下了地狱。刘万里改革创新的最大赢家当数丁家旺、陆爱侠一家。

丁家一门干部，两代为官。丈夫丁家旺虽然大小也算是官，但推不出、攥不进，一辈子没跳出妻子陆爱侠手心，白披一张人皮，最终只混到科员就黯然退休。陆爱侠倒是能说会道，从一个农村铁姑娘一路杀到市妇联主席。几年前，自己从市妇联主席位置上平安着陆不算，还把一儿两女运作当官。儿子丁雪清做到副乡长，因嗜酒如命，两年前抛下妻子王丽和儿子丁楠，一命呜呼。大女儿丁雪荣和小女儿丁雪梅，一个环保局长，一个副市长，成为运河市官场光彩夺目的姐妹花。

说起来几乎没人相信，丁雪荣从乡财管所会计一步一个脚印做到环保局长，一级没落，无可厚非，可不到三十岁的丁雪梅原先只不过是一名中学老师，只在刘万里刚到运河当市委书记时面向全国公开招考三十名女干部中脱颖而出，却平

步青云一跃成为副县长，引起当时诸多非议。有人说刘万里的做法违反了组织程序和原则，有人甚至告到省委组织部。但是，更奇的是，没几年丁雪梅又让刘万里运作成了运河市副市长。年龄之轻、职务之高、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令人咂舌。网上热炒一阵，又是人肉搜索，又是拍砖，结果最终不了了之。雪梅苦恼一阵子，依然稳稳做着副市长。不是强势的刘万里，谁也别想做得出。因此，刘万里成为丁家的送官菩萨，是丁家母女头顶上的一棵大树。

但是，刘万里对于另一些人却是如同凶神恶煞，是许多官员头顶上的魔剑、灾星。运阳县县长王启明还是陆爱侠孙子的亲舅舅呢，可是几年前让刘万里揪住小辫子，一脚踩下，硬是送进大牢里去了，弄得一家妻离子散。

一家升了天堂，一家下了地狱。同是为官的两家亲戚，怎么差距这么大呢？聪明人肯定会看出其中奥秘，认为刘万里爱憎分明，重女轻男。错！你千万别以为陆爱侠母女与刘万里有什么权色交易。没有！绝对没有！运河市可能对陆爱侠从一个村姑到县处级领导干部的发迹史有各种传闻，但对丁雪荣和丁雪梅姐妹俩的人品绝对没有异议。因此，雪荣、雪梅这两朵官场并蒂莲在运河市官场这一池春水里绽放得姹紫嫣红，香气袭人。

就在丁雪梅当上副市长的第三个年头，刘万里似乎又要在雪荣、雪梅身上改革创新，创造奇迹。在雪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刘万里突然对市政府的分工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雪梅一下变成了雪荣的顶头上司。

雪梅虽然当着副市长，但分管科教文卫一摊工作，三连连长管不着二连炊事员，雪梅与做环保局长的姐姐雪荣只有亲情，没有工作上的隶属关系。在这一次政府分工调整中，姐妹错位，妹妹雪梅居然直接分管姐姐雪荣主政的环保局了。从工作关系上看上去没什么，谁分管不是分管，管他爹娘姐妹呢。但从回避制度上说，从亲情关系上说，姐妹关系易位将会带来怎样的亲情乃至人性的幻变，就颇费思量了，况且，雪荣身为姐姐，心态没准就渐渐失衡了呢。

市长唐家茂事前没跟雪梅通气，就在政府常务会上宣布了分工调整决定。

说实在的，唐家茂打心眼里瞧不起雪梅。雪梅是那种说话做事都讨人喜欢的女人，又是政府班子里唯一的女人，唐家茂对雪梅本人并没有什么恶意。但因为雪梅是刘万里一手提拔的，唐家茂就把雪梅划到了刘万里的队伍里。刘万里强势，唐家茂也不甘示弱。两人不时擦出点火花，都是唐家茂先把自己的火灭掉。唐家茂不图争个山高水低，我胜你败，图的是哪天顶替刘万里。对付不了刘万里，还对付不了刘万里手下的小喽啰吗？因此，唐家茂冷落雪梅不是因为雪梅不好，而是变着法子给刘万里颜色看。这次刘万里调整雪梅的分工，唐家茂气得七窍冒烟，但他又能拿刘万里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执行。唐家茂只在政府党组会上集体通了一下气，就在政府常务会上宣读了分工文件。

雪梅不是党员，没资格参加政府党组会，因此在小范围酝酿时就没有说话的机会。等到了政府常务会上一听，那么多政府组成部门一把手都在场，雪梅再想说什么，已经来不及了。

这次调整分工，雪梅分管经贸、环保、工商、质监、安全生产，几乎占了政府经济工作的半壁江山。雪梅感觉市委、市政府对自己以前的工作肯定比较满意，现在又加担子，压力不小，但就工作而言，并没引起她的担忧。因为毕竟在副县长位置上分管过经济工作，在副市长位置上又做了两年多，条块关系协调、责权利处理，雪梅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上有市长，下有跟班秘书长，处理起来即使不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起码能做到进退有路。她最担忧的是，市政府这样分工，使环保局长丁雪荣变成了她的直接部下，可雪荣是她的亲姐姐呀！

当时，雪荣作为部门负责人列席了政府常务会议，就隔着几排桌子跟雪梅对面坐着。她听到分工既高兴又吃惊。

雪荣高兴是必然的。当环保局长这几年，雪荣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心高气傲地守望着更高的官阶，从来不做东倒西歪的墙头草。她只对一个人负责，那就是刘万里。有刘万里这棵大树靠着，雪荣天不怕，地不怕。有刘万里这把大红伞罩着，雪荣风不打头，雨不打脸。唐家茂和分管副市长根本不被她放在眼里。当然，表面上都还是客客气气的，彼此心照不宣。唐家茂布置的任务，雪荣应付。



分管副市长布置的任务，对胃口的，也就是符合环保局利益的，雪荣照办。不对胃口的，也就是有损环保局利益的，雪荣就顶着不办。雪荣不办，分管副市长也拿她一点儿办法没有。加上雪梅前任分管副市长手爪长，动不动向环保局伸手，雪荣没少给他小恩小惠，手里等于捏着分管副市长的把柄，打心底瞧不起原先的分管副市长，当然就不拿分管副市长当回事了。人与人之间的尊重都是相互的。雪荣不拿分管副市长当回事，分管副市长还愿意跟一个手下局长啰唆吗？井水不犯河水。分管副市长跟二把手唐家茂通下气，把雪荣晒一边去，她有天大的本领让她一人使去。官场都是要抬着混的。只有刘万里罩着，刘万里两只手能摁几只鳖？他又不能步步跟在雪荣身后，什么工作还不都得唐家茂和分管副市长撑腰支持？但近两年唐家茂和分管副市长根本不闻不问环保局的事情，什么事情都一推六二五。雪荣一人就是一条龙也成不了气候，工作起来那个难哟：就像穿小鞋走路似的，越想攀上更高官阶越受不了；还跟戴着紧箍咒取经似的，越想降魔除妖越被箍得痛不欲生。哈哈，现在好了，自己妹妹雪梅做了分管副市长，小鞋终于脱掉了，紧箍咒甩掉了，雪荣的眼前一片阳光灿烂！

雪荣高兴归高兴，姐妹俩变成了上下级，她们俩感觉没什么，怕就怕外人闲言碎语的。她皱着眉头，眼睛一直盯着妹妹在看，想找个机会跟雪梅交流一下感受。但雪梅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似乎专心致志，又似乎若有所思，更像是漫不经心，根本看不出反应，更没有与她对视一下。从走进政府常务会议室开始，雪荣就没有一次捕捉到妹妹对她的正视目光。雪荣当时就意识到，雪梅更加成熟老练了。当官就是要有坐功，内心惊涛骇浪，脸上却风平浪静。雪荣在为妹妹高兴的同时，也感觉到了距离。这种距离感从雪梅当上副市长就有了，只是现在感觉越来越强烈。

散会后，雪梅依然没多看姐姐一眼，更别说想跟姐姐交流一下了。也许她心里很想跟姐姐交流，但是，雪梅按照市长副市长排名顺序，走在副市长最后一位出了会场。雪荣推着质监局长走出去，质监局长快跑几步赶上雪梅：“丁市长，什么时候有空听我给你汇报工作？”

雪梅看都没看质监局长一眼，说：“到时候有人通知你。”

质监局长怔了一会儿。

雪荣也怔在那里。

雪梅此时想的并不是要急着听分管部门的汇报，而是要向唐家茂汇报一下自己对政府分工的想法。但她又不能散会后的乱哄哄中追上唐家茂汇报，而是要另找时间单独汇报。雪梅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迅速处理完桌上的文件，然后就给唐家茂办公室打电话：“我对分工有点想法，去给您汇报一下，可以吗？”

“现在来吧。”

雪梅去了唐家茂办公室。刚坐到唐家茂面前，还没开口，唐家茂就说话了：“你是不是想说分管环保局因为你姐姐是局长会不方便？”

“是的。我认为应当回避。”雪梅看到唐家茂站起来在自己面前走来走去，自己也恭敬地叉手站了起来。

唐家茂说：“分工方案是刘书记提的，我还以为刘书记事先给你通过气了，我没想到你会前还不知道。当然，通气的责任主要在我。刘书记和我通气时我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但感觉也没什么要回避的。刘书记说得对，你是市政府领导，你姐是部门负责人，根本不是一个单位的，这样分工不违反组织原则。当然，分管起来可能会受点影响，但是，市委、市政府相信你会处理好工作和亲情之间的关系。”

雪梅一听是刘书记提出的分工方案，估计这里面有文章。刘书记是抓人事、抓大事的，凡事都有一盘棋思想，肯定是通盘考虑到市级领导干部的人事安排才这么分工的。雪梅知道唐家茂跟刘万里虽然还没到水火不容、不吃一棵葱的地步，但一直疙疙瘩瘩、阳奉阴违的，便不再坚持想改变分工了，于是立即向唐家茂表态：“我服从市委、市政府的决定，一定顾全大局，以工作为重。”

尽管已经做出保证，但雪梅的顾虑还在。

自她从政，几乎每一步都是姐姐在帮衬着她。虽然当上副市长后，妈妈说丁家里里外外要以雪梅为主心骨，但雪梅什么时候也没有像雪荣此前那样对家中里

里外外的事情自作主张过。以后却要对姐姐发号施令了，就凭姐姐那火爆脾气、龟毛性格，能变成她手下的顺毛驴？姐姐拿大不听她的，怎么办？姐姐挟持了她，怎么办？雪梅最担心的还是一娘同胞的亲姐妹，千万别因为工作上的事弄得别别扭扭，甚至水火不容，毫无亲情。

还在雪梅从唐家茂办公室出来的走廊上，手机就响了起来。雪梅看看显示号码，快步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才接了姐姐的电话。

雪荣在电话里哈哈大笑：“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啊，太好了！雪梅，姐姐现在变成你手下的嫡系部队了，你可要多多支持姐姐工作呀！不过，雪梅，这里有个回避制度的问题，你可要找刘书记和唐家茂汇报清楚呀！”

“我汇报了，市委、市政府也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但认为这不是个问题。”雪梅和盘托出唐家茂的话。

雪荣说：“那就好。今晚我回去吃饭，你晚上没应酬吧？”

“有，我也要推掉。姐姐有好久没回家吃饭了，我通知妈妈准备准备。”雪梅被雪荣的情绪感染了，立即轻松起来，挂了雪荣的电话，就用桌上座机给妈妈打电话：“姐姐晚上回家吃饭。”

下午下班时，雪梅还在单位熟悉了解分管工作情况，先是向前任分管副市长请教些比较宏观的问题，前任副市长轻描淡写说了几句，没多少经可取。然后叫秘书把跟班副秘书长和处长找来，商量接下来对分管部门调研的事情。雪梅虽然年轻，但给人的感觉是工作起来有板有眼，非常沉稳。

跟班的副秘书长跑进雪梅办公室说：“对不起，丁市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分工里我还分管科教文卫，原先你分管那摊子，接任你的马市长正找我汇报工作哩，你看——”

雪梅挥挥手：“分身乏术，你去吧。”

接下来雪梅发现，原先跟她的副秘书长跟了别的副市长，而负责经贸口的副秘书长又跟着原先的分管副市长走了，只有自己抱了空窝。这是怎么回事？雪梅敏感的察觉到唐家茂在安排工作中明显想挤兑自己嘛。分工调整了，却不配助

手，让她唱独角戏，她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一人包打天下吧。唐家茂跟刘万里一样，满脑子政治。这几年，他一直把雪梅归到刘万里的队伍，不是热嘲冷讽，就是不闻不问，总之，一直防着雪梅。雪梅清楚得很，但雪梅经过历练，不像姐姐雪荣，一棵树上吊死。雪梅既沉得住气，又不做受气包，既据理力争，又不得罪唐家茂。什么时候倚小卖小，什么时候老练持重，分寸把握得挺好。在失去副秘书长这件事情上，雪梅当仁不让。她抓起电话一玩二笑地找唐家茂算账：“唐家茂，调整分工不给我知道，跟我跑的副秘书长调整了总该跟我说一声吧，怎么我也不知道呢？请你给我配一个跟班秘书长吧。”

唐家茂也在电话里开玩笑：“我不管人，要人找刘书记要去。”

咦？又要找刘书记？雪梅警惕起来。按理说，配一个跟班副秘书长用不着麻烦刘万里。杀鸡焉用宰牛刀？完全是政府甚至政府办的事情嘛。如此看来，雪梅的每一步安排，要么是刘万里一手遮天，不让别人染指，要么是唐家茂暗中使坏，不愿多问，否则，雪梅怎么感觉越来越别扭呢？雪梅的前途命运就攥在刘万里和唐家茂手里。刘万里日理万机，总不能大大小小什么事都跟着雪梅吧，要是唐家茂像晾姐姐那样把雪梅也晾在一边，那雪梅的日子也不好过了。雪梅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雪梅外柔内刚，决心不再找领导要人，就汤下面，只跟处长秘书们研究调研的事情。其实，跟班副秘书长可有可无。副秘书长只不过像一道防火墙，为市长、副市长挡挡驾，应酬应酬。雪梅与跟班副秘书长关系一直不错，没想到这次突然把跟班副秘书长调走了，提前连声招呼都没有打。雪梅来气，只能忍气吞声，独自撑起一片天。

雪梅还在单位，雪荣却破例提前下班，迅速赶回家去了。进门就闻到浓浓的鱼香，爸妈都在厨房里忙乎呢，丁楠正在做作业，听到门响，手拿书本跑出来喊大姑姑好。雪荣心疼地摸了摸丁楠的头：“好，快去做作业吧。”自从哥哥雪清去世，丁楠吃住都在爷爷奶奶这儿。可怜的孩子，既是丁家的香火，又是丁家的

痛处，谁见了谁闹心。丁楠去做作业了，雪荣这才拉开厨房的移门。爸妈听到移门响才知道大女儿回来了，高兴得不得了。

“爸，妈，今晚来家蹭饭，是想请丁市长多多支持环保局工作的。”雪荣发现爸妈听得一头雾水，没转过向似的，就直截了当告诉爸妈：“从今天起，雪梅直接分管我了！”

这下爸妈明白了。都是官场上下来的人，哪个还不明白政府和部门之间的关系。丁家旺没说什么，一个劲儿叫好。陆爱侠脸上笑成一朵喇叭花，说：“看你那高兴劲儿，雪梅那点能耐，你还不清楚？你还是要多支持她，多帮助她。”

雪荣说：“妈，你也太小看雪梅了，现在雪梅可不是你眼中的小孩子了。往主席台上一坐，那派儿，那范儿，那腕儿，就是一个大领导。”说着夸张地模仿雪梅的样子。

“反正比你出有出息。”丁家旺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挤出厨房，到客厅看电视去了。他历来无心掺和家里家外的政治。

陆爱侠却仍然人老心不老，跟大女儿交流得无障碍无阻力。只是她似乎并不太在意两个闺女工作上的事情，倒是更关心她们的婚姻家庭。她问雪荣：“雪梅的个人事情你做姐姐的不能不管呀！”

雪荣冷静下来说：“妈，你说我怎么管？唉，我发现，自从她被任光达伤了感情，就把感情的大门锁上了，敲不开，砸不开，抱一包炸药都炸不开了。妈，你着急，我也着急，谁不着急？眼见三十岁的人了，还没成家。这年头，男孩大点，不愁。女孩子过了二十三，四，家长那个愁哟，生怕闺女嫁不出去似的。雪梅官当得再大，怕不给人填房，想找未婚男子，难。到哪找跟副市长般配的男孩去？哪个男孩敢娶她？因此，妈，你就别瞎忙乎了！”

“照你这么说，我让雪梅从政是害了她？她就打一辈子女光棍？让她做丁家的主心骨，不能由着她亏待自己。如今雪梅那身份，让她自由恋爱，没机会。再不帮她物色，她就变剩女了！反正，这事我跟你爸帮不上她了。我们所有认识的人都关照过了，没有合适的。狗皮膏药就贴你身上了。”陆爱侠口气没商量。

雪荣对妈干涉她和妹妹的婚姻一直耿耿于怀：“妈，婚姻是讲缘分的。雪梅缘分没到，你着急有什么用。我看雪梅剩不下来。”

陆爱侠不死心：“我想求刘书记帮雪梅介绍，他的人脉广，接触的上层人多，肯定有合适的男孩。你看怎么样？”

雪荣咂嘴：“请刘书记当红娘，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成全一桩婚，胜修十座庙。我有空单独去求他，你开会遇上刘书记也求他帮帮忙。”陆爱侠还是想到什么做什么，她只想给雪梅找个身份地位上都差不多的男人。

雪荣说：“要说你找刘书记说去，我不会说的。又不是政治进步，别拉个人情在那里，真正需要他帮忙的时候倒不好意思求他了。”

这个道理陆爱侠清楚。培养出的人脉关系，不要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让人把人情债还了，要让他始终欠着你的人情债，为你办大事。刘书记对丁家不薄，雪荣转正，雪梅提拔，哪个不是刘书记一手办的？刘万里就是丁家的一棵大树，大树底下好乘凉。雪荣搂着刘万里的粗腿不放，只在刘万里这棵大树上吊死。因此，既得风得雨得太阳，蒸蒸日上，又遭人风言风语，褒贬不一。雪荣管不了那么多，政治立场相当坚定。官场总是鱼咬籽似的，一串一串的。雪荣咬着刘万里的尾巴，一刻也不松嘴。但是，雪荣拎得清清楚楚：什么事情关乎政治，什么事情鸡毛蒜皮；什么事情该向刘万里汇报，请求支持，什么事情不应让刘万里知道，自己消化。拎不清这些就别在官场上混了。因此，一听妈妈连妹妹的婚姻事情都要找刘万里，雪荣当时就不愿意了。秃头虱子明摆着的嘛，如果连家庭琐事都找刘书记帮忙，那刘书记岂不是成了你丁家书记，而不是全市人民的书记了？

正说着，雪梅回来了。正好饭菜也好了，马上要开饭。雪荣兴致很高，到处找酒，想喝几杯，雪梅却说：“一身事情，喝什么酒呀！”

自从雪梅当上副市长陆爱侠什么都听雪梅的，马上夺下雪荣手里的酒瓶：“雪梅一身事情，下次来再喝吧。”

雪荣有点不开心，端起饭碗吃起来。妈怎么会势利到这种程度？自从雪梅当

上副市长，似乎她就长本领了，家里什么事情都请示雪梅。雪梅说行，就行。雪梅说不行，行也不行。就连雪梅放个屁，妈妈也当一杆枪扛着，动不动就说“雪梅说的”。雪梅说的又能怎么样？官大一级压死人，官再大还能大过辈分，大过真理？雪荣之所以很少回家，就是怕看到妈妈把雪梅撮在心头尖上宠着。哪次回家，不揣一肚子气走，那次肯定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次雪荣兴高采烈的，妈妈又顺着雪梅的毛驴，看雪荣气的，肚子都气弯掉了。本来还想跟雪梅交流一下的，但雪梅闷声不响埋头吃饭，除了给丁楠夹菜，谁也不多看一眼。

此时的雪梅似乎还沉浸在工作中，她告诉姐姐：“过两天我到环保局调研，详细听听你的汇报。”

汇报？雪荣一口饭堵在嘴里，难以下咽。她突然很反感。看着面前的雪梅模糊成一个影子，像一个天女飘飘荡荡，离自己越来越远。

雪梅只顾埋头吃饭，并不在意姐姐的情绪。本来嘛，汇报一词，广泛用于官场。别说雪梅跟雪荣是上下级，雪荣向雪梅汇报工作理所当然，即使是同级关系，有时也汇报汇报的客气。雪梅随口要求姐姐汇报，一点儿没错。

但是，雪荣在家里饭桌上听到汇报两字，却感觉特别别扭、特别反感了。噢，拿姐不当姐了，是不是？！官再大，姐还是姐，位置这辈子都别想颠倒过来。雪荣饭没吃完就扔下碗，说：“我去加班准备汇报材料去了！”边下楼边给相关人员打电话，通知加班，迎接丁市长调研。

## 二、守望官阶

雪荣开门进了办公室，咣当把门反锁上，远远把包往沙发一扔，趴到办公桌上就放声大哭。

哭，是雪荣释放压力的绝招。这些年，雪荣守望官阶，压力很大，但又无处诉说。特别是唐家茂和过去的分管副市长不是对她的汇报请示置之不理，就是不断蚕食削弱她手中的权力，比如财政专户收取的排污费用于环境治理的越来越少，弄得雪荣上前没人搀扶，退后没人撑腰。不错，她有刘万里罩着。但刘万里高高在上，远水不解近渴。总不能什么鸡毛蒜皮都向刘万里汇报请示吧！雪荣难啊！工作压力一大，雪荣就会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大哭一场。哭自己奋斗的目标似乎唾手可得，却又总是遥不可及。雪荣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妈妈在正处级领导干部岗位上一干到底，她决心不走妈妈的老路，一定要超过妈妈，跃上更高的官阶。她有这个雄心，也有这个条件。刘万里就曾经给雪荣封官许愿过。刘万里放个屁，雪荣都当杆枪扛着；刘万里给她一块豆腐，雪荣都当块金砖踩着去摘月亮。

雪荣清清楚楚记得，那次跟着刘万里外出考察，几乎彻底消除了她对刘万里的恐惧。别看雪荣说话做事天不怕地不怕，劈打响快的，但见着刘万里就像老鼠见了猫，打心底发怵。说来奇怪，百姓很少怵官，越是官员越怵官。雪荣也不例外。刘万里在雪荣心目中特别神圣、特别威严，甚至有点凶恶，但那次外出考察，雪荣却看到了刘万里和蔼可亲的一面。只不过刘万里的这一面像中大奖的彩票，太稀罕了。一路上，刘万里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没一点儿正形，简直一肚子花驴蛋。雪荣眼里曾经的凶神恶煞，一下变得天真烂漫、和蔼可亲，甚至有点像孩子般可笑了。即便如此，雪荣注意到，刘万里说笑可以，打闹也可以，别人却都让他七分，绝不会僭越一步，造次半分。刘万里有点曲高和寡，孤独求败。当时雪荣仗起胆子开了刘万里一个小姨子的玩笑。拿小姨子小舅娘子开玩笑，不伤皮肉，听着受用。刘万里果真开心死了，就势说他老婆和小姨子姓陈，雪荣的丈夫也姓陈，那么，雪荣就该算是他的小舅娘子了。于是，刘万里说了一个姑爷和小舅娘子的笑话。

一天，小舅娘子单独去找姑爷，姑爷正在家里烧鸡做饭。小舅娘子咣咣敲门：“姑爷说，等等，我把鸡拔撸拔撸。”吃饭时，两条狗钻在桌底争啃鸡骨



头，厮咬起来。姑爷拿来扫帚说：“他小舅娘，腿抬起来……”

听到这里，一车同行的人全笑翻了。雪荣脸红脖子粗的，赶紧解释。但这种笑话总是令人浮想联翩。雪荣越描越黑，越想制止别人的嘲笑，别人越笑得厉害。跟着刘万里外出考察的都是各单位一把手，哪个是省油的灯？他们不敢拿刘万里开心，还不敢拿环保局长开心？况且车上就雪荣一个女人。雪荣有点气急败坏地说：“我又不是刘书记的亲小舅娘子！”刘万里接茬说：“我说的就不是那个人的亲小舅娘子。”车子差点让前仰后合的笑浪掀翻掉了。雪荣哭笑不得：“刘书记，我可不喜欢开玩笑的。”刘万里猛追不舍：“哟，不玩不笑不热闹，你那样活得不累吗？”刘万里越说越没正经了，雪荣再认真计较下去，怕是有失刘万里身份，只好忍气吞声。

到了考察地点，晚上，雪荣给刘万里房间送点当地的特产过去。不值什么大钱，却特别有纪念意义。同行的男人未必想得到，雪荣却不忘对领导小恩小惠。这是她总结的为官之道——对领导要经常小恩小惠，但绝不构成行贿受贿，更不能让领导犯罪。在运河市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对领导进行慰问，出门考察却是非常好的时机了。雪荣单独和刘万里坐在异地他乡的宾馆套房里，那种宁静，那种距离，都让雪荣感到温暖，以及嗅到的刘万里的男人气息。但是，刘万里居然又一下变得那么严谨认真了。雪荣表达了自己对刘万里的忠心，刘万里欣赏雪荣的政治立场坚定。雪荣当时脸涨得通红，一再说出那句背地里不知多少次对刘万里说过的话：“刘书记对我们丁家就是再生父母。我和妈妈雪梅经常在家里念叨，刘书记是咱们丁家的大恩人，咱们就是化成灰也不能忘记刘书记的大恩大德。我妈还在家里挂着你的大照片，天天拜你哩！”刘万里听了居然没有惊讶，也没有感到荒唐，只感到非常难为情。在他看来提拔雪梅雪荣就是举手之劳，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当时孤男寡女的，如果刘万里对雪荣动手动脚甚至非礼占有，雪荣都心甘情愿献身，许多官场女人都是这么失身的。但是，刘万里却非常理性地承诺了一句：“好好干，有机会我会替你说话的。”

好好干，有机会我会替你说话的。就这句话，一下就烙在雪荣心坎上了。尽